



汾河景区北中环附近的红嘴鸥



戏水的红嘴鸥

# 候鸟归时春已至

王仲保

## 等诗沉淀

赵书妍

几时的我站在这片黄土地上，听身旁大人们讲着晦涩难懂的方言，抬头从双塔的空隙中眺望日月星辰，一心期待长大，希望离开这个无处不流露出“土气”的地方，去到更加繁华的城市。

后来，我终于长大了，也在旅行和学习中见到了更繁华的城市。可是，我好像变了。

我的妈妈祖籍黑龙江，爸爸则是土生土长的太原人。小的时候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爸爸明明会和妈妈说普通话，可是每每面对爷爷和叔叔，依然要说“难听”的家乡话。是的，“难听”，是幼时的我对它唯一的定义。因为在那时的我看来，山西方言梆梆硬的发音，弯弯绕的语调，搭配上黄土地赋予这里人们特有的大嗓门，和动听完全不搭边。

随着年岁增长，我走过了山西许多地方。富有诗意的左云与右玉，充满灵气的灵石和灵石。浪漫神秘的风陵渡和神池，朴实直白的长子和平定……见识多了，我才惊觉，原来山西的地名如此古朴美好，充满想象，而山西的方言，竟是被认为接近文言文、贴近古汉语的方言之一。山西丘陵和山地构成的复杂地形，在完美保留语言特点的同时，又造就了十里不同音的现象，让山西方言更加丰富与独特。

“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当我的眼界日益宽广，这座成见的大山开始逐渐崩塌。再听到爸爸与爷爷用方言交流时，我忽然产生了学习的欲望，甚至开始探寻这种语言在山西演变与发展的过程。随着一天天的了解，我才惊觉，或许只有这种粗犷难懂的语言才真正适合这片土地，也只有这样一种语言才能给从这片土地上离开的游子以亲切的归属感，就如同母亲细细密密的叮咛嘱托，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为了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山西，爱上山西，三年级时妈妈给我报名参加山西博物院的小小讲解员活动。虽然对展厅的各件文物侃侃而谈，其实只触摸到了这片黄土地最浅显的皮壳。随着时间流逝，当我跳出讲解员的身份，仅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站在展厅之中，再次将自己的目光聚焦于那带着山西先民的智慧与美好期待的一件件器物，试图从器身的裂缝中穿越历史，窥探文物背后的故事。从石斧石球到票号印章，从器物铭文到书法字画，从商周工匠到明清晋商，我沿着历史的脉络寸寸摸索，抚开岁月的尘埃细细追寻，终于触摸到了这片黄土地上承载几千年的波澜壮阔和坚守数百代的家国大义。它们，才是山西的魂。

妈妈带着我去了很多古迹，有位子闹市名扬天下的晋祠，也有藏于深山鲜为人知的古长城，有的因保护完好而光鲜亮丽，有的却因无人看护而古旧斑驳。那时的我无法明白为什么妈妈会一次次望着那些看起来千篇一律的木房子惊叹，为什么看着那些墙壁上色彩斑驳、面目各异的人物画赞不绝口。我只是在妈妈给我讲解各种屋顶的規制时敷衍地点头，如牛嚼牡丹，只觉索然无味。但当了解了山西的文化，触摸到山西的灵魂，那些建筑在我眼里开始有了各自的特色，不再是一样的木房子，而是有着独特魅力的艺术珍宝。我也能看到不同屋顶时脱口而出它的規制，我也会认真欣赏每幅壁画，被古人的创造力折服。我徜徉在汾河之畔，凝视着土堂大佛，耳听着淳朴乡音，深爱着这片土地。

当我一点点长大，褪去孩童时稚嫩单纯的想法，才发现这片看似单调乏味的黄土地下蕴藏着如此多神奇的宝藏。这是等待了数千年时间的沉淀，她是那样的包容，所以她也愿意等着一个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一点点成长，当稚嫩褪去，能够了解这“土气”背后的辉煌和坚韧，等到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文化都融入她的血脉，等到所有人能够真正读懂、看懂、听懂她的所有。

鸟的。如今，站在北中环桥上，望着这群远道而来的白色精灵，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这些候鸟的到来并非偶然。近年来，汾河水质逐渐改善，河岸生态修复工程初见成效，红嘴鸥便成了这片水域的新主人。它们或悬停在水面上方，突然俯冲捕食；或列队掠过桥拱，翅膀划破晨雾；或悠闲地漂浮在河心，与倒映的蓝天白云融为一体。它们的到来，不仅为北中环桥增添了几分灵动，更让这座城市的春天有了新的注脚。

清晨的北中环桥下，早已聚集了慕名而来的观鸟者。我与穿摄影马甲的老周一同前来。他架起三脚架，镜头对准正在梳羽的红嘴鸥；旁边站着五六个小朋友，其中一个举着望远镜，兴奋地向同伴描述鸟群的飞行轨迹；穿汉服的少女提着裙摆，在亲水平台上追逐嬉戏的鸥影。红嘴鸥似乎并不畏人，反而对这些热情的观众表现出几分好奇。有只胆大的甚至掠过观鸟者的头顶，翅膀带起的微风拂过脸庞，带来一丝汾河水的清冽。

正午时分，阳光洒在河面上，红嘴鸥们开始展示它们的飞行特技。它们借着桥体上升的气流，时而贴着钢索俯冲，时而翻着跟头掠过自行车道。有几只顽皮的红嘴鸥甚至追着外卖小哥的“电驴”盘旋，鲜红的脚蹼几乎擦到后视镜，仿佛在玩一场空中追逐的游戏。桥上的行人纷纷驻足，举起手机记录下这难得的一幕。孩子们兴奋地指着天空，大人们则露出会心的微笑，仿佛在这一刻，城市的喧嚣都被红嘴鸥的灵动所抚平。

暮色降临，红嘴鸥们开始归巢。夕阳将斜拉索的影子投在河面，它们便循着这些“五线谱”盘旋。上百只白鸟突然腾空，绕着桥塔织成流动的纱帘，翅膀拍打的声响在暮色中格外清晰。它们时而聚作旋舞的云团，时而散作纷扬的柳絮，将北中环桥装点得如同仙境。桥下不远处的亲水平台上，一对情侣正依偎在一

起，红嘴鸥的飞影映在他们的眼眸中，仿佛为这浪漫的时刻增添了几分诗意。

红嘴鸥的羽翼在春日变得格外丰盈。记得去年3月底的一天，我看到一只红嘴鸥在桥塔间追逐柳絮，误把白絮当作鱼群啄食，又懊恼地甩头吐掉。这憨态引得我与友人笑出了声。当最后一群红嘴鸥离开那日，我在汾河岸边站了许久。它们盘旋三匝的轨迹，与钢索的弧度完美契合。红嘴鸥的离去，仿佛带走了北中环桥的几分生机，却也留下了我对来年春天的期待。我望着它们远去的背影，心中涌起一股淡淡的惆怅，却又充满了希望。

今年，北中环桥的春日再次因红嘴鸥的到来而变得格外生动。它们的每一次飞翔、每一声鸣叫，都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故事。而这些候鸟的驻足，也见证了汾河水质的改善与生态环境的恢复。当红嘴鸥年复一年地归来，北中环桥的春天便有了新的意义——它不仅是城市的交通枢纽，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见证。

在这座桥上，红嘴鸥的每一次振翅，都在为太原的春天谱写一曲动人的乐章。它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南方的春信，更唤醒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北中环桥的斜拉索在晨光中闪烁，当红嘴鸥的羽翼在暮色中舞动，这座城市便有了属于自己的春日诗篇。

红嘴鸥们的到来，不仅为太原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更让人们看到了这座城市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努力与成果。

当我夜晚回家写下这段文字时，才发现小腿和后背都极度困乏。是呀！沉醉春色的一天，流连红嘴鸥的一日，午饭就是和摄影朋友一起啃面包草草打发的。但，身心愉悦！电脑屏幕出现最后一字时，我心生一约：下周末，要和妻子共赴这场“鸥”式浪漫。（本文图片由老周提供）

## 段廷小站

张秋生

太客专通车前的最后一个春运，他作为值班员曾在此目送过绿皮车里挤成沙丁鱼罐头的民工。如今货运轨道旁，当年旅客踩出的羊肠小道早已被狗尾草占据，唯有月台边缘几块磨得发亮的青砖，还留着布鞋千层底摩擦的印记。

职工宿舍的军被棱角分明，窗台上摆着用子弹壳改成的烟灰缸——这是退伍兵小张的杰作。走廊尽头的淋浴间里，六盆吊兰在暖气片上织出绿帘，洗衣机转筒里还泡着件沾满油污的工装。厨师老王正在食材库盘点，成箱的宁化府老陈醋旁摆着职工们从老家带来的酸菜坛子，空气里浮动着陈醋与花椒交织的复杂气息。案板上的夜面鱼鱼正等着上锅，蒸笼里的槐花拔烂子飘出山野的甜香。

菜园里的冬菠菜刚冒出新叶，刺站长蹲身拔起几棵杂草：“等谷雨前后，这儿要搭20个育苗棚。”他的指甲缝里嵌着去年冬日防冻留下的淤青，手掌虎口的茧子似乎比道钉还硬。去年夏天暴雨冲毁的护坡处，新砌的片石墙上爬着几株倔强的爬山虎，民工遗忘的半包水泥已凝成古怪的雕塑，在春风里沉默地讲述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暮色漫过潇河时，古槐的虬枝在天际勾出墨色剪影。又一列重载列车嘶鸣着冲进站场，车灯将钢轨照成流淌的银河。调车组的吆喝声、联控台的指令声、厨房里的炒菜声在此刻奇妙共鸣，谱写成太行山脊的夜曲。值班室的电子钟跳动着安全天数，老槐树的年轮里又悄然生长出一圈新的纹路。

当他们踏着月光离去时，刺站长正伏案修订《防春融乱道预案》。窗台上的龙舌盆栽将影子投在“标杆车站”奖牌上，恍若给荣誉镀了层流动的勋章。山风掠过站场，裹挟着煤屑与野花的私语，轻轻叩打着这座百年老站的窗棂。

远处的太行群峰隐入夜色，而段廷站的信号灯依然亮着，像永不闭合的守望之眼。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接发列车



车站工作人员研究列车结构

乡贤吴高歌先生是一位书法家、诗人，在学界影响很大。作为同在孤峰山脚下成长而后又都外出求学谋职的同乡，吴高歌先生年长我近20岁。20多年前，我在老家求学问道之时，即听过同班同学对我讲先生是学术人生的相关事迹，那时起，内心就十分佩服，想有机会和他结识。过去多年了，一直未有机会与他相见。

机会终于来了。2024年10月21日，“牧耘心田——吴国荣书法展”在太原图书馆一层集贤堂开幕，开幕式结束之后，有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我得知到吴高歌先生也会参加，还要发言。为了制造接触机会，我便提前进入会议室坐在后排，聆听他和赵望进、姚国瑾等诸位先生探讨高深的书法艺术。座谈会后，我便自我介绍，在征得吴先生的同意后，加上了他的联系方式。当时他的发言有一首诗《题乡贤吴国荣先生〈牧耘心田〉书法展》，内容是：“文山墨海久沉吟，七十年来苦用心。满纸琳琅虽爱惜，更关情处是乡音。乡贤姚国瑾先生亦有《步高歌兄韵呈乡友吴兄国荣》的和诗相酬：官场久历懒沉吟，学踵河东一片心。几度飞翰从雅事，文章到处是乡音。”我也凑句《观〈牧耘心田〉吴国荣书法展步吴高歌、姚国瑾乡贤韵》：“大江东去向谁吟，七十年华善用心。休道此篇无结语，红楼一曲定锤音。”并将此发给吴高歌先生，自此，便与他结缘。

展览开幕后几天，我忙于其他事务，无暇再考虑向吴高歌先生请学。某一日，他联系我我说要来天龙山、龙山考察，我提前做好了安排，心里想，终于有时间单独与他交流，十分激动。在返程后，他有一首诗记述此事《甲辰暮秋游天龙山时有吴鹏程兄相陪兴尽而返因以记之》：“晋祠西向势峥嵘，山曰天龙因寺名。古佛无头遭劫后，老松缘整伴云生。高欢避暑凭人说，石窟文资史评。红叶朝来迷晓雾，登高四望转清明。”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作为后辈，我也即兴凑句一首，《次韵乡贤吴高歌教授甲辰暮秋游天龙山时有感》：“西山深向自峥嵘，青史相传定有名。避暑宫中黑雨绕，漫山阁上白云生。高齐功过古还论，柳子是非今不评。最美应观残石像，苍松碧柏护分明。”原以为此事告一段落了，不一会高歌先生又发来一首《登天龙山与吴鹏程兄》：“红叶飘零似小舟，花稀实密正宜秋。素身何处凭缘定，胜地为家若梦游。致学三生结福慧，登台百阶见高丘。源头活水如相问，汇入江河万里流。”我也凑韵和以《步韵乡贤吴高歌老师考察天龙山》：“人生不惑似乘舟，千里风光一叶秋。回望读书今岂梦，登高作赋古曾游。天龙避暑宫何在，柳子插旗石已留。问道峰谈谈历练，源头汇入大江流。”高歌先生又和之《吴鹏程兄有诗见和次韵以呈之》：“学如逆水泛行舟，花发春时实到秋。书海徜徉真胜事，江山寥廓许同游。襟怀畅达知真性，心地光明见整丘。万里南鹏正举，弄潮逐浪竞云飞。这首诗的交流，我感觉到高歌先生的境界和涵养是一座大山，远非我等所能企及，他在诗中的这些真性情和对我的点拨，着实是令人感动。

作为一名书法家，除了文学修养令人敬佩外，高歌先生在史学上的见地也是令人神往。与吴高歌先生和诗过后没几天，他又发给我一首，这首诗的内容是：“天龙有寺龙山观，脉系吕梁相比连。屏立幽并成锦障，窟开佛道结仙缘。劫余回顾犹堪惜，吟罢低眉不忍笺。风雨沧桑呈史迹，苍生有待著新篇。”这首诗没有写具体题目，却有一段描述：“太原以西之天龙山与龙山相恨相连，均属吕梁山系，乃并州西部之屏障矣。二山虽均有北齐隋唐以来石窟，然分属佛道二教，二者文化交融自不待言。惜乎二石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均遭劫难，造像身首异处，令人不忍观之矣。”这是一首怀古佳作，他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看待晋阳西山地区，以及联想到天龙山、龙山石窟早年悲惨的经历和二者石窟间的联系，不能不令人感慨和唏嘘，也对未来作出期望“苍生有待著新篇”。

原本以为，我与高歌先生的诗缘就会暂告一段落了，但当我看到他写的题为《兼葭》的一首诗时，心又开始痒痒了，于是便和一首《赠乡贤吴高歌教授步兼葭韵》：“明心开悟说曾经，冬日暖阳照草青。红叶访贤秋避暑，龙山问道夏兰馨。闲来品读多诗意，忙里出言有性灵。同为孤峰山下客，常吟好句共人听。”不长的时间，实在是没想到吴先生又有高言相赠《吴鹏程兄有诗见和因次韵以呈之》：“蹉跎度岁惜曾经，镜里华颜无再青。车马尘嚣喧闹市，素心波淡到孤聆。善缘常结成因果，诗意尤关见性灵。他日孤峰山下客，松风泉韵与君听。”这首诗我的末后一句原句是“我自吟来我自听”，发给高歌先生后，他给我指点“最后一句是不是出律了”，我仔细一看，马上进行修改为“常吟好句共人听”。难得的是，随后高歌先生又关切地说，古人有时也经常出律。实际上我自己清楚，既然是格律诗，当然要讲格律，岂能应付了事。

为了更好地学习高歌先生的诗，我又恳请他将写天龙山的另一首诗《游天龙山奉和蔡禹僧先生用文韵》给我发过来：“南岭云连北岭云，吕梁一线望河汾。龙城屏障堪同阵，故史传闻总为君。造像泐残犹有忆，古碑斑驳尚成文。通灵佛首重归日，似幸惟伤不可欣。”我一读再读，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去年与高歌先生结识，如今已经过去几个月了，回想与吴高歌先生请学的经历，收获颇丰，在一定程度上，似乎逐渐明白了传统读书人所谓的“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诗意尤关见性灵”，好的诗既是性灵的体现又一定会有历史观，还有哲学思辨和文学意蕴。

## 我与吴高歌的诗缘

吴鹏程

